三戌叢譚

三戌叢譚卷之七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廿一史中獨歐陽五代史無志幸冊府元龜尚有散見者葢此時未行歐史故尚有此耳然小說中說冊府元龜成盡付之一炬矣今每較至此苦無本對薛居正五代史有紀志傳不知海內尚有一本否

山獺補助少許磨酒飲之立驗出宜州性淫毒

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猺女尋藥挑菜躍升其身粘骨而入牢不可脫乃扼殺而藏大理南丹州亦產此土人名爲插翹其地即值黃金數兩研其骨少許亦能解箭毒枯死者爲上殺死者稍次之僞者以鼠璞猴胎爲之宋人有此說今不復聞矣本草亦不載桂海虞衡志則有之

郝經當金末避地嵒山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

薰灼之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葅汁决母齒飲即蘇北人困於賊每每坐此當知其方也

元滅宋以伯顏爲大將詔選碩望博學可贊畫大計者與俱行此氣象直得溷一華夷亦從來未有

元張弘範平廣海禮部侍郎鄧光薦赴水死救而禮之命子珪受學光薦遺一編書曰相業後

果爲賢相不負救此漢矣

元禓載以布衣召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仁宗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詔遂登進士第此一奇也宋時諸撒寮原可應試元以編修爲撒僚耳

陳亮字同父後於孝宗十七年叓名上書及登科擢第一仍名亮矣蓋其應試名未曾改也余於丁巳叓名爲恪戊午辛酉兩應試矣但酬應未改耳此舉子舊例也蓋行卷如文閒等巳

以恪行矣辛酉冬薦者以舊名上遂屢奉詔以舊名徵不及復自言至今因之此二事異而同

趙葵之父方文帥也以力戰起家遂爲將淳祐三年年七十三矣始拜同知樞密院事一奇也將入政府賜進士出身二奇也數月罷去知漳州明年復官九年授右丞相卽於是年致仕卒年八十一矣三奇也

趙方延鄭清之爲子葵范之師李全之討葵請

決之時相史彌遠意未決鄭清之時叅知政事力贊之乃得成功葵與范帥淮全子才在幕入洛之師子才決之朝廷以葵爲南京留守范爲東京留守子才爲西京留守功雖不終此事自天下正義未可以成敗論也同堂師友萃力一時亦快遇也

宋孝宗時知閤門張說擢僉書樞密院事趙汝愚時爲挍書郎不往見率同列請祠不報曾祖

毋訃至即日歸因自劾上不加罪苟遇此等事

此舊案枉也

宋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呂祖謙卒祖儉必欲

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以一年爲限自祖儉

始宋法之寬如此

宋趙如愚謫死子愿尚以遺表補官今之侂胄

豈肯耶當時如侂胄晚開黨禁彌遠昭雪汝愚

褒崇道學貫似道以爵祿恩澤餌士大夫而皆

不免奇禍故今更不然矣

宋陳塤以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誌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丑歲塤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吾死矣天機所現一念誠即得之故術數無不可驗只誠不誠耳

宋丞相董槐與董宋臣表裏媢嫉爲丁大全迫奪夫國據其位大全之邪只此已露至人未嘗

軸攘而奪之千古無兩矣正不必至惡滿貫也
闔門死難者有矣然亦以時爲之也宋紹定中
陳寅知西和州元兵入蜀母妻二子俱死斂而
焚之朝服伏劍賓客二十八人俱死田横後之
一人也
宋孟珙以李廷芝權建始縣舉進士復辟幕中
主管機宜文字珙卒棄官爲珙行三年喪唐以
來久無此禮矣忠臣死國必自不負友始亮哉

張柔定興人金時以豪俠起兵勤王張世傑其
部曲也歸宋遂爲崖山忠臣子弘範爲元大將
爲平宋勳臣帶至海外呼世傑世傑曰吾知降
生且富貴但當爲主死爾各事一國各成一大
事俱出於一人之下異矣
從宋端宗于崖山死者三人兵部侍郎茅湘其
一人也此亦茅之楚楚者
呂頤浩再相欲傾右相秦檜謀於席益曰目爲

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枉瑣闒當先之檜豈非善士哉胡安國不可謂非清流矣檜竟何如士不可自恃其衆所與也

宋樵定涪陵人學於郭曩氏郭曩氏世家南平始祖枉漢爲嚴君平之師漢書不著君平師宋史何據而信此悠繆可笑也

虞允文南宋忠勳宰相也然附外戚張說事不可掩竟爲白圭之玷況無其忠勳者乎

楊彥齡筆錄云有二客鬬飲一客酒量小劣密攜蒲桃置袖中每未舉盃輒食兩三顆遂勝能飲者試之頗驗客曰如此則蒲桃酒不醉矣

楊公筆錄云詞辭辤三字世皆通用然詞乃文詞之詞辭乃辭詔之辭辤乃辤讓之辤自不同也其說良是然辭乃文辭之辭方足該之也

熙寧初吳中庶知成都一日廳前大槐枝葉火出煙色青白如焚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

莫知其說唯楊損之云陰符稱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疑將有士卒作難而不成者後月餘果有告戍卒謀發者皆獲陰符非占驗之書必尅之義亦非禍發不成之解書生掉舌事有偶合耳然其理亦有可通者

楊彥齡曰莊子云百骸六藏未知孰謂蓋不知腎分左右右藏主命門之火故以三焦爲腑耳東坡剖視殍人已知三焦有氣無形之說謬矣

凡屬水者皆二故外腎亦二故非所見不可意逆也

筆錄曰世言黃河水堪釀酒然不得河源水亦不能有異叚成式嘗記魏賈鏘有蒼頭善別水常乘小舟於黃河中以瓠接黃河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絕奇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桑欽亦云河東有民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醞成芳耐令人未

有聞識此水者

陸農師佃云古之學者先明詩書次之書已明而禮樂次之禮學已明而春秋次之春秋已明而易次之我之教子亦約略見意也

宋楊祖秀作華陽園記東都艮嶽之事中有曰鑿地爲谿澗壘石爲堤埒任其石之性不加齊鑿古今之解爲園者眞箅如宣和天子也只以金字標神運峰未免閹宦氣耳

金陵宋之天禧寺即今之報恩寺也周益公云古有阿育王女所鑄銅像唐武德中京師取去僧輩尚記劍以眩流俗今塔光每發洞駴人目余所屢見即銅像不存舍利必在不可謂記劍眩俗也

張循王俊賜第以宋紹興壬戌六月六日蓋造至嘉泰壬戌六月六日焚蕩惟餘一樓甲子正周亦異事也

周必大二老堂雜記云淳熙丁酉四月五日垂拱殿大參會覲以使相趍起居訖肩輿歸第直省官賈光祖散祗候李處和并承信郎本府使臣唐章皆騎從巳而參政龔茂良奏事畢馳馬入堂遂踵相躡街司促光祖等避道光祖等曰參政能得幾時其實朝路吏卒輩喜生事在前故緩行以軋後乘在後則追促前者葢常態也光祖隸籍三省首司處和隸籍密院一時輪差

而往茂良聞之大不平明日奏其事上諭覿往致謝又明日覿令幹辦官楊師顔申省云光祖處和并承信郎本府使臣唐章今月五日隨開府朝參回於轎後行至不知參政頭踏相繼有失迴避除唐章別作施行外其光祖處和申所屬施行上謂茂良先衝替二人然後施行茂良亟下臨安府杖一百勒罷八日上批問茂良昨巳面諭何遽也九日茂良當致齋待罪不入午

後差御藥林椿年宣押赴堂致齋收囘御批五月二十五日戸部郎中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不肯書黄上用廓然意固有在而光朝適以茂良同鄉相善不能無疑二十七日光朝改權工部侍郎力請祠六月三日除集撰與郡七日茂良求去降詔不允八日再上表又不允九日第二押晚批出除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謝廓然對十一日茂良

再辭鎮江又不允十四日早廓然再對茂良内殿朝辭許免鎮江十五日茂良落職放罷行廓然章疏也于是覿之姻家韓彦古獻議云首密院舊奏事退徑批聖旨非是乞朝退逐一覆奏禁中詳覽乃付出專爲徑斷直省官而投也上大以爲然自此每事于奏日後用黃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則改畱則畱遂以爲常是月末有蜀人張唐卿者珖之姪孫趙雄在密院

力主之欲用淮南舊賞改官而都承旨王汴執不可雄乃請改合入官既覆奏止令循兩資明日宣諭三省云若非覆奏幾悞推賞此可爲萬世法雖有強臣跋扈不能爲也國初自范質進擬已叓舊制至是復創覆奏乃大典故史官必不詳知故備言之愚以善乎我　太祖之立法也面奉　聖旨令六科登記覆奏既可防姦苟非有詐僞不待改畱之旨既省繁複又杜叓端

盡善盡美矣

陳師道不肯見章子厚及蘇子瞻知州事待之絕席欲黎諸門弟子却賦詩曰嚮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此等人尚骨可與論文如見一大文人便赫殺郎文如晁董亦優俳耳

光武賜侯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以成仁耶先時王莽居攝李業去官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

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令業詣獄養病當時文教體一時風尚若此

王莽之好經讖殆亦天性非盡矯誣也郅惲仰占天象謂友人曰方今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西至長安上書莽大怒卽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卽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惲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

意遂繫須冬會赦得出

宋人稱翰林爲大蓬其事始于漢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

宋王珪執政至宰相十六年世所稱三旨相耳一念患失遂聽蔡確之策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以沮司馬光之召永平之敗死者十餘萬人蓋天下極惡事只極庸人能辦庸之禍更甚于姦也然如永平之策極姦人豈能過之故

曰庸則不姦我不信也

韓魏公休休人也馮京數月不往見遂疑爲傲以語其婦翁富鄭公鄭公有骨氣人也儆京往見事豈易言哉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所以爲公重非傲也二公豈不汗下

濮邸之議彭思永持論甚異於歐陽修及蔣之奇攻修陰事挽思永自助思永以爲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宋人尚有此等識地令人一句分

張苟可下石惟恐或後矣

儂智高圍廣州數月方舟數百攻城南勢危甚蕭注爲番禺令自圍中出募壯士得二千人乘大舶自上流因颶風起縱火焚賊舟破其衆卽日開城門納援兵積粟芻此從來守以得勝奇着也名將所難可爲後法

蕭注起家進士不特能兵且善相神宗問王安石曰安石牛目虎頭視物如射意所欲行直前

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韓絳得和氣爲多惟氣和能養萬物耳不惟其言有筋力亦似着三毫

三戍叢譚卷之七終

三戍叢譚卷之八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古今人有相似者正所謂不可無對也宋蔡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車蓋之事豈爲過乎

陶士行文武兼資位極人臣華貫冨溢子孫茂盛我不羨也獨羨其有淵明爲之後爲隱逸宗潛之諸父行有淡者家累千金僮客百數終日

端拱會不答問逃去莫知所終葢以仙去後人常見之此盛德之後所不及也

語言太快未有不爲禍者符朗以敵國貴介覊旅入晉淡自標致原踏禍機至沙門釋法汰問見王吏部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而才劣于弟故朗云然此語可謂極快後數年國寶終譖而殺之王忱將爲荆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

唐之府兵本於後周宇文泰始藉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蠲其租庸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糧糒大家供之合爲百府蓋宇文每事好學古此法亦最爲近古也

調發之艱雖大賢爲之不免古今推孔明事無遺策然呂乂傳云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都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詣亮慰諭簡制無逃竄者然則事可不慎乎

荀攸識敏謩遠實過於彧當爲議郎卽謀圖殺董卓事露之日同事何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求爲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黽勉從曹操耳豈甘爲牛後者哉東晉征伐桓溫拜表卽行無論矣庾翼褚裒皆純臣也靡不用此法蓋當時上下過于悠悠若築舍道旁終無所成耳國是至此豪杰無所措手矣

謝安石四十餘方起然官不過大將軍司馬耳唯殷深源坐作聲價起家楊州刺史然終不至令僕無論三司也

詩樂之分始於漢然未有甚於 本朝者漢人短歌原以入樂晉羊曇善唱桓伊能挽歌袁山松行路難爲三絕六季皆沿此風唐樂府皆入管絃宋詞元曲脫稿卽播歌人 本朝詩詞俱不可歌唯塡曲一線未絕耳名家能之者少此

道愈分去古逾遠矣

晉人風俗之弊甚於今史畧言之不述其詳觀葛稚川所記數事眞夷風矣如所言戲新婦之事今唯徽郡其風未絕先訟後婚敗化之大亦或僅見不常見聞至云攜手連袂以遨以集入它人堂室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以通此者爲親密距此者爲不恭宴呼慣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曲

以誂文君之動心截號截呶謔戲醜褻窮鄙極黷又云蓬髮亂鬢横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其相見也不復敘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爲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兢割横撥𥽈摺無復廉耻眞可咤也

稚川又述當時一可笑事有轉易其聲音以効北語旣不能便良似可耻又有遭喪而學中國

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令北人好學吳音亦此類也

抱朴子論道極貴金液還丹然亦金石耳非知第一乘也即論金石以服丹砂黃金爲上亦似未極其至獨言未得大道先爲養氣玄素服食三種以爲延年之計而甚詳入山避災符訣歸之於知一則萬法可廢此皆知要之言也其論養氣曰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

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隂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已耳聞其有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着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有轉增其心數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叓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

午後以至夜半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又曰胎精固神與守元氣同但莫止出入之息可也有常以生氣時以鼻引入口吐二分餘一分鼓口咽此氣令喉中郁然有聲此非胎元氣是服麤氣也麤氣在腹與元氣不同居也麤氣是喘息之氣也夫元氣雖至少而難撤非有麤之出入也且呼吸猶不欲自聞況咽有聲乎夫入氣麤則傷肺肺五藏之華蓋氣下先至

胇也凡服元氣不隨麤而出入則無有待氣生死之時也旣鼓咽外氣入於元氣藏中所以返傷於人也夫人用力者皆用衆氣也謂衆物之氣飲食之品也其衆氣只能舉重致遠運體而已存之不能益人之壽去之不能使人短折何必禁閉也且用氣之術卽麤氣也可以移山岳決江海制虎豹縛賊盜故知衆氣不及麤氣麤氣可去之元氣不可令去也夫保氣者元氣也

非衆蟲二氣若服元氣滿藏則蟲氣自除卽自以蟲氣運動不必須衆氣也夫休絕者患其穀氣薰蒸五藏是以絕之今既修氣術則穀氣自除縱一日九飡亦不能成患終歲不食亦不能羸困則知氣之道遠矣哉夫導引不在于立名象物粉繪表形著圖但無名狀也或伸屈或俯仰或行臥或倚立或躑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導引也不必每晨爲之但覺身有不理則行之

皆當閉氣閉氣則其氣衝以通也亦不待立息數待氣似極則先以鼻引入然後口吐出也緣氣閉既久則衝喉若不更引而便以口吐出則氣麤而傷肺矣如此但疾愈則巳不可使身汗有汗則受風以搖動故也凡人導引骨節有聲如大引則聲大小引則聲小則筋緩氣通也凡導引療未患之疾通不和之氣動之則百關氣暢引之則三關血凝實養生之大律袪疾之玄

術矣其論辟穀曰斷穀止可省殽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朮其餌黃精及禹餘糧日再服久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困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之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爲不饑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又云食草者美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穀者

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爲快若不能者任服之但得仙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隱竄山林知此斷穀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無可大益又止入中斷肉聞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於中心若未絕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不能成遂體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饑

飽其論玄素曰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眞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絕陰陽不交則坐致陰遏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不以此

自傷煞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麤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宜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其說皆扼要謂玄素至要不載于書似知最上一乘者只不知此枉外丹上耳

魏收魏史稱爲穢史隋高祖曾令魏澹別成之史稱其甚簡要然此書竟不傳

漢法士大夫殊死以下髡鉗輸作左校而已止陳湯曾言奪爵爲士伍唐宋雖名在丹書而尚帶職名間有削籍編管者耳惟隋于文武俱有發配防一法令之職官譴戍直祖此也當時史萬歲以功名復顯孫萬壽爲總管所召典軍書則卽令立功之法自古然矣今更慳于文吏耳

玉女常以黃玉爲痣大如粟米在鼻上是眞玉女也若無此痣者鬼試人耳出抱朴子

大茅君言天仙當累千三百善地仙當累三百善葛稚川謂地仙三百善天仙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復更起善數耳積善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仙亦無卒死之禍矣罪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

奪算算者三日也或作一日諸臯記作一百日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于人者奪紀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

嘗疑曇陽子觀化而非罪謫然本願未滿卒卒回首讀抱朴子曰曩古純朴巧僞未萌其明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謗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胸也是以眞

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未俗偷薄雕僞彌漠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好爲訕毀謂眞正爲妖譌以神仙爲誕妄或曰惑衆或曰亂羣是以上士恥居其中眘之達人杜漸防微𠃔斯而逝夜不待旦覩幾而作不俟終日觀此可以知曇陽子心曲矣

古來取土地未有以金帛售得之者宋太祖爲封樁庫謂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朕欲

待斯庫蓄滿遣使諜彼倘肯歸我地則以此酬之不然當檄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其本志如此故眞宗澶州之役謂曹利用曰百萬非所惜也自此歲幣與宋相終始矣

中涓一官漢初諸將皆爲之後唯以稱寺人矣宋潘美周世宗尹開封爲中涓亦特見也

宋初不特利汴渠之漕六百萬也亦仰給關中[illegible][illegible]見宋史侯贇傳反仰西北轉輸亦是古今

一事

宋初大臣中多賜進士出身亦有賜進士及第者史唯載梁灝子固讓前命自舉服勤儒學科擢甲第

宋晁宗慤韓肖胄篤于故舊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史以爲美譚近有爲之者爭詰紛紛矣

宋張去華直史館以歲滿不遷上章自訴因言知制誥張洎盧多遜殿中侍御史蘇頌文學敷

淺願得按優劣太祖立召策試命陶穀等考之濬以所對不應問降秩擢去華爲右補闕朝議薄其躁進不遷秩者十六年當時士大夫公論尙得伸令則不半年而宣麻矣況無影之評又非實試文藝者比也

五代相承禪代至宋不改故有以前朝資歷求敘者有以前朝死事之孤蒙敘者甚至前朝逋負亦至眞宗時始赦蓋與更始者原異局也

宋梁子美爲河北漕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珠出女眞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利虐女眞捕海青以求珠兩國之禍蓋基于此北珠卽東珠今出奴兒干與以來亦不復入中國矣

近年自顏茂猷以後往往有以五經舉者宋時楊安國以五經及第亦不始于今日也

金人謂遼國亾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郞一人實不然也同時有傅察以不拜斡不離死劉

黔以不臣虜死吳革以留太子死阮駿以擁護
神御殿死張叔夜以過界河死徐徽言以杯擲
婁宿死其它死朝廷死城守者尚纍纍也
宋樊若水自周降宋太祖問若水之義曰慕倪
若水也倪若水實名若冰太祖改爲知古徽欽
時死節之李若水初名若冰召對賜名若水二
事恰相反

三戍叢譚卷之八終

三戌叢譚卷之九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晉安帝自少及長口不能言至不能辨寒暑動止皆非己出以如此人在九五二十年始受桓玄之篡不可謂非諸賢之力也後世能稔乎

王戎至吝也然見華譚爲郟令饑饉之後傾心撫卹出穀三百斛以助之吝者能如是乎

粘罕至泗淮時高宗至維揚宰相汪伯彦黃潛

善以爲李成餘賊不足畏尚枉寺聽講以致高宗倉卒獨渡姦庸人千古一轍故己巳虜至壩上尚以爲總兵侯世祿潰卒虜入太僕卿米萬鍾園拷其園丁園丁走告太僕始四告當事得以閉城丙子虜狂紅門尚以爲夷丁內潰不足怪也

宋時宰相極易去就秦檜主和議及虜渝盟萬無不罪之理王次翁一言入而留矣自此遂釀

禍十九年古今此等事眞關氣數無可奈何也
金人造舟將繇海邊襲浙西得李寶在平江督海舟捍禦始得無恙宋臣胡松年言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山東歸附必自登萊始今二十年士大夫堅言虜無航海之理我亦必不能航海擣勦余脣敝舌腫徒僕其一噱今竟何如耶
砲合於車宋人已爲之魏勝自創如意車四百輛砲車數十輛是也今人反不肯盡其利何也

宋孫道夫每進對輒言武事宰相沈該疑其引用張浚禦之此未嘗及張浚也余每入奏論高陽時事焉得不疑有所爲斥之唯恐不遠耶王倫爲胡銓所詈不直一錢然不特後死節也趙鼎爲相時首召赴都堂陳進取之策不合請祠何曾一意主和耶王少師象乾嘗曰僕四十年節使以戰取功名臨老以奴警西虜不可不撫遂主撫議爲世所詬可永嘆也此事極相似

宋徽宗以承信郎曹勛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爲武吏如故後隨至虜廷今齋御書回竟得其用朝廷用人欲以格内之恩望其格外之報得乎秦檜報復不死不已十九年中無一人得復者范如圭以書責檜曲學背師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年矣與祠去杜門十餘年起通判邵州移荆南府故知檜尚鬆放一人今之檜者竭澤而漁矣

宋孝宗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胡銓一人而已此時士風又不如高宗時矣衆言爲公此言豈可信乎

黃巢死于陳州不知何以有墓成都爲宋王剛中所夷此事不可解

宋時臺諫威戛甚于今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賄曲庇之大理少卿袁樞直其事孝宗怒立罷世光吏言以

朝臣劾御史自樞始何怪近年職方郎鹿善繼耿如杞等劾御史馬逢臯爲朝陽之鳳也

今富人貿博士弟子以爲敝俗史稱漢文翁修崇儒術數年爭欲爲學宮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却爲美譚聞之長老　本朝開國百年民尚自匿不敢爲吏里胥報儒士百計求免則今日亦未爲非盛事也只習俗既久必至如宋末時伯顏駐臯亭尚以五百緡求進士登科耳

韓安國以五百金遺田蚡蚡言太后以爲北地都尉大司農御史大夫此與崔烈何異然安國錚錚名卿也士可以一例論哉觀所以立身

霍光既誅上官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蕭望之以太常弟子見獨不肯聽自引出吏牽持匈匈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餘皆補大將軍史巳巳之役諸輔皆索而後見恬不爲耻古今人相去至此乎

霍氏之敗理也勢也然爲之難者魏相蕭望之皆與博陸有宿隙故欲無所爲而爲者難也

漢人尚多上下通用字不特臣下皆可稱宗室即丞相韋賢卒其家丞上書言大行以玄成爲後大行字亦可通用也

王僧辨振世之勳功名不終史言其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翻思侯景即此一事當有天殃

千字文或謂得鍾繇斷碑梁武使周興嗣次韻史於興嗣傳又言帝使次韵王羲之書千字文今按王羲之自有千字文則次韵之說爲是

趙岐辟曹操子丕爲椽操怒奏溫辟忠臣子選舉不實免操生平出言無章此其最也

東漢馮緄將兵十萬討武陵蠻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爲所中迺上疏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平生

良粢脂膏此事常不免聞朱穆之言使人_{下汗}
漢時尚賤市籍王烈以公孫度欲以爲長史乃
爲商賈自穢得免今方以得爲商賈幸矣市人
子孰不翩翩章甫耶
宋呂祉江淮表裏論略曰江淮之險天地之所
以限南北也自昝立國于南則守江以爲家戶
備淮以爲藩籬當三國時吳割據荆楊盡長江
所極而有之而壽陽合肥蘄春皆爲魏境吳不

敢涉淮以取魏魏亦不敢絕江以取吳葢其輕重強弱足以相攻拒也故魏人攻濡須吳必傾國以爭之吳人攻合肥魏必力戰以拒之終吳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之地江邊單外故卒無以抗魏之下蜀經略上流屯壽春出廣陵此吳之所以為禽也東晉迄陳彭城盱眙江都廬壽諸鎮之地皆入南常据江扼淮以防北敵至陳宣帝而淮南之地盡歸于周未幾而陳亾從而

觀之形不合則東南之守必孤表裏之勢則然也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重于尋陽而舒蘄者實尋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繫于武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表裏江淮包括東南其來尚矣凡我之所以守若敵之所以攻古今之宜葢不甚相遠者魏文帝嘗以舟師自譙循渦

入淮從陸道至徐因幸廣陵臨江而觀兵矣吳之所備者不過自石頭至江乘浮船列戍以應之而已符堅常出汝潁破壽春以撓晉晉之所備者不過以宰相為征討大都督抗長江之南遣謝玄衆軍擊洛澗渡淝水以應之而已魏太武嘗濟淮飲江營瓜步山以窺宋宋之所備者不過沿江六七里百數舳艫相接以應之而已凡此因淮甸之勢以保江南之策也觀之前世

知敵之所繇入則吾之所以爲守者可不固耶魏之屯田皖城謀以弱吳孫權乘雨水入皖督軍攻城須臾遂扳自是皖城屬吳矣魏以晉宗爲蘄春太守數寇吳境吳遣賀齊襲蘄春生致晉宗今皖與蘄州之北境也曹操治水軍順流而下周瑜程普督軍以迎之遇于赤壁初一交戰操兵敗退瑜屯南岸使黃蓋焚北船操因遁去今赤壁武昌之北境也凡此舉江南之衆以

入淮甸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我之所以取則知敵之所以攻可不備耶江流上下論畧曰答紀陵聘魏文帝問吳之戍備幾何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爲固守對曰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夫荆湖之地爲州十一而其鎭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爲州者六而其鎭則

襄陽是也江西道爲州者十而其鎭則江州是也凡畫野分土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衿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矣何以明之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故諸葛亮以爲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嶓冢導漢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故庾翼以爲襄陽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

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田良水路
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
上流者也沅湘衆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
武昌爲之都會故吳大帝常都于此而東晉宋
齊梁陳之際稱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
之浸浩瀚吞納而滙于溢口則九江爲之都會
晉之所謂尋陽北撫羣蠻西連荆郢亦藩任之
要者此也今守江陵則可以開蜀守襄陽則可

以接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蜀漢吳楚幷而爲一則東南之守亦固矣此二論萬世不刊可以詔後也

王莽秕政多矣然鄧晨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亾之時也律雖有決不待時之文然盛夏發生長成之日必不可悖月令故古法月朔讀月令今此義不明十餘年來頗多此事亦干天和拂天心之一也

禮三月而廟見不言其所以然齊孝公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曾伯姬嫁宋共公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共公不親逆故不肯聽命方知其所以也

晉方工之妻曰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古傳射法一篇不如此四語簡妙

太史公以黥布皐陶之後故終刑而王然秦楚

之後皆出自皐陶太史公自不甘刑耳何可信
漢武征匈奴斬首二十三萬餘降者四萬從古所無也此功萬古當推豈可與秦隋同日而道
漢哀帝建平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史不詳其說亦一怪也
蒯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書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此戰國策之流也惜其書不傳
伍胥能霸吳不能救闔廬之死范蠡能霸越不

能救會稽之棲量前效而斷後功可乎哉

史遷聶政傳曰誠能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險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于韓市者亦未敢以身許嚴仲子也此言可謂不知政矣

張耽爲中朝官規圖京州卜得泰之觀四喜而決志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田完卽此爻也其爻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

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此非其身也在其子孫張氏字字與之符合當時亦不知此也

孔子自四十七歲爲中都宰遂爲司空五十一歲爲大司寇攝朝政五十四歲墮三都五十五歲去魯仕九年爲大司寇亦五年以余觀之可謂久于其位矣

梁冀見崔琦白鵠賦曰百官內外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近世

一人得君最久秉政獨專國危垂亾民化爲盜有摘其過郎辯曰各衙門自有職掌與臣何與梁冀不足責矣

東漢司空盛允有疾江夏黃琬以童子問候會江夏上蠻反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乃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時奇其對然猾夏非司空之責蓋當以三公兼六卿司空并屬秋官耳

漢時太守相代尚必合符而去今廢此法關防愈疎調兵亦止一紙書矣焉得不詐冒乎

三戍叢譚卷之九終

三戍叢譚卷之十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呂東萊祖謙易說甚有精微之論今錄其要者知宋儒多有本之學無沾沾一家也論乾曰善世而不伐凡人之功有相敵者則矜伐之心生惟己之善超邁於世人莫己敵自然不伐論坤曰或從王事無成有終凡人多不達此意所爲之事當做十分只做五六分多懷不須做盡之

心如此乃是無成無終也君子則不然雖不居其成功而其所爲不以小大遠近未始有一毫之不盡一毫不盡則失有終之義矣論需曰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九五變在坎陰之中也常人之情處至險之中必皇懼逼迫無所聊賴五處至險而從容舒緩飲食宴樂是知險難之中自有安閑之地也論比曰初六以柔處初有順之理比之始以誠信爲本至于盈缶無一毫虧損

自然終來吉象比之初六排一比字在初六上
此見聖人筆法與作春秋解詩一同斡旋一字
須見意全如孟子舉孔子說詩天生蒸民只就
中添一故字與一必字其理粲然甚明後世添
千百言而不足論履曰凡孔子之彖易多是發
其大者以示天下之至危者無過履虎尾天下
之至尊者無過履帝位舉二大端以示人凡踐
履之事莫不在其中矣論謙曰人唯中無所有

則必誇人以爲有譬如貧賤者恐人輕其貧賤必外以富有自誇無文學者恐人輕其無文學必外以文采自誇實有者却不如此論豫曰地中先有雷然後能出而發聲胸中元無樂如何作樂夫雷本發于地則奮然而振驚此亦順動之象也故先王體此作樂夫樂者亦本諸人心而寓諸金石鐘鼓之間則令人須看雷之所自起處則豫之義可知論隨曰令人多言諂媚君

子無害不知諂君子與諂小人無異六二既失君子隨小人固無足論至六三既能隨君子而聖人又教之利居貞如孔子欲正名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所見雖未至然亦不肯舍所疑而隨聖人大抵孔門問答都爾九五居大臣之位處多懼之地若有心於得民之說此固姦臣所爲至如中正大臣爲民心所隨雖貞猶凶要必有處之之道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是也

論無妄曰九五居無妄之至唯能自信則勿藥而有喜象曰不可試也試字最要看蓋疾則無妄而猶欲試嘗其藥則已不自信矣即妄也如目疾者以青爲紅以白爲黑初未嘗變也今惟當自治其目而色自定無改色以從目之理論睽曰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于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睽之時用大矣哉時用二字最當看其說

雖或本于伊川其精快不可昧也

姦人舉動未有不用衆以刼者頌莽之事其最也軍中逐將動輒以衆刼至李輔國之遷玄宗亦以射生五百騎刼之恐肅宗不允與六軍大將見上泣陳故忠臣用獨姦臣用衆此辨賢姦之紐也

中人監軍不特脅將以張威選士以自衛執拘以妨機懦縮以悮事侵糧以自肥橫取以恣掠

即如唐李寶臣之功中使馬承倩勞之遺以百
縑詬詈擲還王武俊得以行其說寶臣因以玩
寇魏不可取矣此非制將也亦非監軍也只小
小齋遣便釀無窮之禍可不愼乎
近日總監之名即宋初都監之說也宋人以武
臣爲之尚爲大將之副今遂上制將矣都統之
名唐之總督也景泰間征麓川福建諸寇遂以
加曹吉祥吉祥焉得不反乎

唐沈既濟選舉議曰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叅議之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舉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如此則部太無權　本朝之弊扗於九品未入流皆命之部而下無辟舉之權所用非所知故權輕而效寡今當以運府佐以下委外臺自辟州邑府幕以下委各郡自辟而吏部用其上考者以升朝下考者以不時

貶黜不待府罷此酌中之制也宋時富范當事時中書樞密選運使運使選知州知州選知縣尚可行也

李燮固之子也爲議郎先是潁川鄧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于冀亾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卽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亾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燮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

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毋廼具表其狀廢錮終身此等人止有痛捶一法變之快勝乃爻矣

彌衡言不遜順黃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亾等道祖遂殺之然此語不可解或方言耳

君宗厨顧之名以爲諸賢自標榜耳乃劉表傳云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爲八顧此言亦必有所本也

今苗夷稱苗仲仲自一種中華建邦未聞此也
袁術竊號乃稱仲家何所取義一怪也
東漢法眞隱士也友人郭正稱之號曰玄德先生裔孫法正竟事劉玄德此偶然耶亦符讖耶
漢徵龔勝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爲駕上曰大夫乘弘車來耶勝曰唯唯有詔爲駕近日徵南京司城楊應祥相地以鄉符徵賢良則以私車苟有龔勝告　上　上當不

愔也

東漢顯宗分鄧禹爲三國少子鴻不與焉以其好籌策以爲小侯引入與議事當時小侯即今應襲勲衛也鴻以少子特爲小侯即今魏國鎮遠六家多襲一次子爲勲衛也

從來草莽共起英雄俱粗人不知書光武諸將皆通經光武固能保全功臣諸公亦善自處也

光武爲王郎所迫欲入城頭子路刀子都兵中

任光曰不可光武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至也從之禁掠者兵家之常然時有救急之策不可執一也

近年秦聚奎建言甚正而末言臣算命當死故榛死爲此此最可鄙田千秋頌戾太子寃曰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此武帝感悟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我輔佐此事關父

子關宗廟故用得此句着耳
國初蔭子法與今不同如胡忠安濙生平無軍
功廕子長寧錦衣世鎮撫是也
從來智識婦人多矣我所賞無如李新聲唐劉
從諫得父封頗勾聚亾命窺脅朝廷而張谷佐
其事谷妓李新聲諫曰妾于公自歌酒外非所
知然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况妾乎前日天子
授從諫節度使非爲其有𢬵城野戰之功葢以

其先人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且以不法而得亦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數也而又佻險出言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酹而死于牖者幸矣孰謂公反不知其事者哉如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涕淚悲落谷不能用坐從逆死不法而得亦以不法而終此天道祕妙惟聖人爲能究之

却被此女窺破
縣布反薛公為漢高策之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中計東取吳西取下蔡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于越身歸長沙三計不同皆揮斥數千里漢時天下初定諸侯勢强中國防維甚疎即此可想見
杜牧之原十六衛曰近代以來為將者率皆市

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受質而得之絕不識禮義之教無復慷慨之氣其強傑愎悖者則撓削法制斬族忠良力一勢便罔不爲寇其陰譎狡滑者亦能家算口斂委于邪倖繇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繇是矣今事大似之奈何

宋神宗定官制議者因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

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制之互相經制何可廢也　本朝設兵部止主文移而事歸五軍都督府卽此意也奈何府柄漸為部操故部竟主兵權魏忠賢用崔呈秀為兵部卽欲因之簒逆當時呈秀不能耳能之五府卽有豪杰無處着手也謀社稷者曷深思之

宋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楊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

汴綱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後於豐熟之中平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以爲便錢歲增兵食有餘　本朝但漕運中不帶常平法耳其設倉臨德徐淮亦此意也自改爲常運四倉竟將空矣四倉空則改折勢不能已

則無以爲補病枉官司農若無以爲補則嚴持畋折病又枉民此法舉手之間可修復之也兼常平法倣宋制甚佳

防邊之策唯有修邊築堡血戰三說耳然邊長必不能盡修堡多必不能盡守不盡修則一着錯滿盤空不盡守則小堡盡中堡危中堡盡太堡危唯有血戰一法簡而要然有治人無治法也血戰無車牌以用步用火則騎射必不能勝

虜也

古來自中原窺長江者凡有數處繇南鄧以至襄陽其一道也昝劉玄德投荊州將出樊鄧三顧孔明於南陽是也繇夷陵以出荊州其一道也昝劉玄德迫于曹操走當陽長坂是也東西蜀出峽順流而下其一道也昝司馬氏旣定蜀遂取吳所謂王濬樓船下益州是也繇公安夏口以出武昌其一道也繇壽春合肥出濡須又

一道也𠯆孫權徙治秣陵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以拒之又自秣陵徙都鄂改名武昌魏乃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須夏侯尚圍南郡是也自鳳陽盱眙道滁州繇和州渡又一道也我

高皇帝之取金陵是也自淮安而南越高郵以至儀真又一道也𠯆魏文帝觀濤廣陵宋之下金陵是也其它如常德沔中皆沮洳之地若繇鄱湖出湖口而來亦一道也𠯆陳友諒夜至

石頭城是也若樊若水之量江宋兵從采石而渡黃巢之東亦自采石渡金兀朮之南又自采石下之夾州而渡矣自北渡南無處不可又不可盡論也

濮議歐陽永叔之說爲是至　世宗事與宋英宗不同當時若不合加贈止宜如漢宣之于史皇孫光武之于鉅鹿南頓君耍無爵父之義而司馬君實首言宜准先朝封期親尊屬故事尊

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程伊川以爲當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此子葺之執中也

張時泰論岳武穆朱仙鎭事以爲當駐師偃城遣騎馳奏曰臣以滅賊之功成在旦夕詔旨諭臣臣不敢奉容臣盡俘金虜獻於太廟願伏矯詔之罪何至父子同死奸賊之手哉吁此何異兒童之見也武穆亦此心不可泯耳豈虜眞易

滅耶古之受奸臣之制不得竟其功實以全其
名者多矣此正天之所以酬忠臣也秦檜一流
人亦爲氣機所使耳

宋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欲于和楊諸郡三
丁取一給以弓弩農隙給以兩月之食使之有
事則城守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守臣但當
論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貲歷捐以財賦許辟官
屬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扼必爭之

地待敵至而後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
令流寇滿天下使以此法行之寇不足平也

三戍叢譚卷之十　終